



创造者的歌

短篇小说集

创造者的歌

“三结合”集体创作

上海人民出版社

创造者的歌

“三结合”集体创作

装帧设计：凌大宣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75 字数 152,000

1975年10月第1版 1975年10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171·489 定价：0.42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工业题材的短篇小说集，共收作品十一篇。它们从各个不同角度，反映了工人阶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贯彻执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伟大方针中的崇高思想品质，热情地歌颂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事物，有力地批判了崇洋迷外的错误思想。这些作品塑造了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工人阶级的英雄形象，反映了新老干部和技术人员焕然一新的精神面貌。

这本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战斗在三大革命斗争第一线的工人，写的都是他们所熟悉的生活。作品有战斗激情，有一定的生活气息，文笔朴实，有现实的教育意义。

目 录

凤凰高飞·····	季海云 金培奇 徐怀金 (1)
创造者的歌·····	叶 勉 (29)
检 验·····	张锦江 (52)
一张订货单·····	李贻民 (76)
钢水奔腾·····	朱 铠 (102)
千斤顶·····	梁星明 (122)
新 松·····	殷敦煌 (142)
群英会前·····	上海市医药工业公司创作组 (160)
辉煌的前程·····	江华南 周朝栋 (180)
机声轰鸣·····	自 强 (200)
战斗的航程·····	士 敏 (217)

凤凰高飞

季海云 金培奇 徐怀金

红旗烘箱厂是一家弄堂小厂。它所在的那条马路，《上海市区交通简图》里还挂不上号。它的牌子，就钉在弄口老虎灶旁的青砖墙上，两尺长，一尺宽，上面除了厂名，还有四个仿宋体小字：本弄四号。

就是这样一家很不显眼的小厂，五个月前，抢到了一项重大任务：要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为支援第三世界某个兄弟国家生产一台生物制品冷冻机。有人说，这种机器，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工业最“发达”的国家才能制造，象红旗厂这样的小厂，又是造烘箱的，要造冷冻机，恐怕不行。工人们说：“行！”果然，经过大家的发奋努力，只用了五个月的时间，就按规定标准提前完成了任务。这是多么不容易啊！

今天，援外物资局派来验收的代表就要到了，红旗厂里真比过节还要热闹。离上班还有一个小时，工人们却差不多都到齐了。从弄口径厂门直到“试制车间”，一路上飘扬着鲜艳的彩旗。“试制车间”——一间毛竹当梁、泥糊墙的芦席棚里，高挂着“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红横幅，横幅下就放着那台机器。机器上每只开关和螺帽都亮铮铮地放着

光。人们一圈一圈地围着它，热烈地谈论着。芦席棚里不时腾起一股又一股欢乐的声浪。小伙子们觉得还不过瘾，跑去搬来了锣鼓家什。连出名的“温吞水”——厂党支部委员、厂革委会生产组长何顺为，现在也满头大汗地背着一只大鼓，一边走一边快活地喊：“老师傅们，让个地方，让个地方！”几个调皮的家伙故意阻挡他，打横里“砰砰噹噹”地敲着鼓皮，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笑声。

这时，从门口奔进来一个二十岁左右，名叫小凤的姑娘，手中捧着只盐汽水瓶子，瓶里插着一束俏丽的腊梅。她一挤进人群，就左顾右盼起来：“咦？师傅呢？喂，你们看到我师傅吗？”

老何已经把大鼓放妥了，也挤进了人圈，听见小凤在找师傅，便热心地帮着找了起来，找了半天不见人影，他也奇怪起来了：“哎，老梁今天怎么到现在还没来？”

“不会的！不会的！”小凤连连摇头说，“师傅平时总是第一个到厂，今天更不会……”

“那不一定！”何顺为自作聪明地说，“这些日子够他累的了，昨天又是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回家。回去一个舒心的觉，就象马拉松赛跑冲到终点……”

“师傅过来了！”小凤突然叫起来，打断了何顺为的推测。她跑到操纵台旁，从凳子上拿起一副手套说：“这是他的。一定过来了！”

挤在人群外圈的门卫老王听到了他俩的话，便高声说：“老梁早上五点钟就来啦！刚才我还见他在擦机器哩。”

“那现在他人呢？”小凤忙问。

老王还来不及回答，那边锣鼓“咚咚锵锵”地敲了起来。何顺为一听忙往外挤：“局里的代表来了！局里的代表来了！”“来了，来了！”小凤也赶紧把盐汽水瓶往操纵台上一放，瓶口晃了一下，几滴清水顺着瓶子淌了下来。

这时，人群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个四十开外、壮壮实实的中年人大步向操纵台走过来。他四方脸盘，胡子刮得精光，身上穿一套洗得干干净净的工作服，看上去显得格外有精神。何顺为一见乐了，大声说：“老梁，‘咚咚锵锵’我还以为局里的代表来了，原来接的是你啊！”小凤也高兴地说：“师傅，人家正在找你呢！”

来的正是小凤的师傅，厂党支部委员、新产品试制组长梁大魁。他指指敲锣鼓的青年，对何顺为笑着说：“这些小伙子寻老头子开心！”又回头对小凤说，“你找我干啥？”

小凤一把将师傅拖到操纵台前，指着那瓶腊梅说：“师傅，你看好不好？”

“好！”梁大魁赞赏地点点头，“亏你想得出……”

“这叫锦上添花……”小凤得意地补充道。

“哎呀！”梁大魁突然叫了一声，跑开去拿来一团回丝，一手提瓶子，一手赶紧擦去操纵台上的水渍。擦了几下以后，还不放心地斜过头去看了看。然后，又仔仔细细地揩干瓶子周围的水珠，再轻轻地放了回去。

小凤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梁大魁也不责备，只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叠东西说：“小凤，等会儿把这发给组里老师傅。”

小凤接过一看，是十几本最新一期活页文选，登的是

《人民日报》的重要社论：《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小凤心头一亮，说：“师傅，原来你是到新华书店早门市部买学习材料去的！”

旁边何顺为插上来说：“老梁，真亏你想得周到……”

梁大魁说：“这有啥？工作一个阶段就得总结，总结就要学习……”

小凤说：“师傅，你这是雪中送炭！”

梁大魁说：“瞎扯，哪来这么多文绉绉的话！”

正说着，锣鼓又敲了起来。这回不象刚才敲得那么有劲，敲了几下就停住了。三人还以为又是寻开心，谁知人群散了开来，一个胖乎乎的中年人满面春风地向他们走来。何顺为一看，心中不由自主地一个格登：“怎么是他？”原来昨天援外物资局来电话说是军代表老张来参加验收，现在来的却是金翰培。但何顺为还是立刻迎了上去。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

周围的人声渐渐地静了下来，金翰培的喉音显得很突出：“老何啊，这回我又捞到机会向红旗厂的工人同志学习来啦！”

“老金，都是老相识了，还客气什么？”

“本当军代表老张和我一起来的，今天他有紧急会议，抽不出身。”正说着，金翰培看到了梁大魁，“哎呀，这不是梁师傅嘛！你胡子一刮，起码年轻了十岁，我差点认不出来啦！”

梁大魁笑了笑，默默地和金翰培握了握手。

“梁师傅，”金翰培握住老梁的手亲切地说，“这些日子

你真瘦了不少，脸也削了，眼也凹了。你可要注意休息啊！”

“谢谢！”梁大魁说，“眼前还不能啊！”

金翰培听罢，突然抚掌大笑起来。接着，他又走到机器跟前看了一番，回头对何顺为说：“老何，你们给它结了个彩球，还献花，真把它打扮成一个新娘啦！”

“老金，我们就等你来迎亲啊！”

“我也想把它早点儿接走。”金翰培亲热地拍拍何顺为的肩膀，故意压低了嗓门说，“可这回来，领导上一再指示我要从严验收！”

“你放心吧。”梁大魁插上来说，“我们一定要用第一流的产品去支援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

“这好！这好！”金翰培晃着拇指说，“经过文化大革命，工人老师傅的觉悟真是步步登高，我很受教育！很受教育！”说着，他又哈哈笑了起来。

尽管金翰培的语调显得那么高兴，神态显得那么热情，但也许是因为临近验收，人们的心情多少有些紧张，气氛总不及先前那么活跃。何顺为看了看表，时间已到了八点，就说：“老金，开始验收吧。”金翰培点了点头。

一瞬间，芦席棚完全静寂了下来。梁大魁宽大的手掌扳动了电闸，只听“哗啦”一声响，操纵台上一串彩色指示灯霎时全亮了。接着，冷凝器的起动阀“唧唧”地欢叫起来。人们屏息静气地聆听着那熟悉的声音，心海里腾起一层层幸福的浪潮……

四十五分钟过去了……

小风大声地报告着：“示数正常。冷凝器的温度——零

下四十度。冷凝箱五层隔板之间的温差——两度。机器运转正常……”

“打开无菌窗，准备进血浆。”梁大魁沉着的嗓音扣动着人们的心弦。

能进血浆说明这台机器已达到规定标准了。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开始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芦席棚里充满了低低的快活的人声，就象有一股潜流在地底下不停地奔腾。几个心急的小伙子已经拿起了鼓棒锣槌，只等金翰培一签字就敲起来。

何顺为悬了半天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欣喜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工作手册，从里面取出一张产品出厂证，垫放在封皮上，送到金翰培的面前。

人们的视线一下子全集中到了金翰培的身上。

这时，金翰培的神情却显得相当严肃，跟刚才那副搂肩拍背的亲热样子一比，仿佛换了个人。他彬彬有礼地推开了何顺为的手，挺了挺胸，清了清嗓子，说：“大家辛苦了！我首先代表局里向红旗厂工人同志们表示感谢！”

话到这里顿了一下，可场内却并没有反应。金翰培眼睛向四周一扫，正遇上梁大魁两道专注的目光，心里突然象压上什么东西一样沉甸甸的。

“同志们！”他转眼望着人们的头顶又往下说，“经过刚才的鉴定，机器各部位的情况大致上是令人满意的。能在短短的五个月中，白手起家，达到这样的水平，是相当不容易的。这是和大家的努力分不开的。但是，我们这台机器是援外产品，刚才梁师傅说得好，我们要用第一流产品去

支援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如果从这点来看，那还存在着一段距离。”说到这里，他转身向着何顺为，“老何，这次我来的时候，李嗣湾处长特别指示说，根据国际上生物制品冷冻机的最新技术标准，冷凝箱五层隔板之间的温差达到两度，所需时间只有现在我们这台冷冻机的二分之一。所以，这台机器目前还不能验收出口……”

没等他把话说完，全场的工人都忿忿不平地嚷了起来：

“这是什么话？我们接受任务的时候，局里并没有这个要求啊！”

“我们是按规定做的，怎么现在又不符合了？”

“喂，金代表，合同上是怎么写的？”

“这不是存心刁难人吗？”

……

何顺为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宣判”弄得一时没了主意，拉住金翰培的胳膊说：“老金，你，你怎么能来这一手……”

“我也是奉公差遣，照章办事啊！”

“你应该照合同上的技术标准验收，这才是照章办事！”

“老何，根据形势的发展，合同是可以修改的。”

“修改？现在只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了……”

“你们的处境局领导还是了解的，李处长说，具体困难可以商量……”

“不用商量！”在一旁沉默了很久的梁大魁突然喊了一声，“天大的困难我们顶了！”

“老梁……”何顺为听到声音，回过头来愕然地望着他。

“梁师傅，”金翰培也吃了一惊，走上前去笑着说，“你的

意思是不是在一个月里解决温差问题?”

梁大魁坚定地点了点头。

“‘行百里而半九十’，要突破这一关，并不比前面走过的路容易啊!”

“我知道。”

“难道梁师傅已经有了好办法了?”

“走群众路线嘛。”

“啧啧，这在道理上是讲得通的……不过到时候要是交不出机器，这可是关系到我国国际声誉的大事!”

梁大魁对金翰培笑了笑，突然问道：“老金，你到底希望我们怎么样?”

金翰培不及提防，支支吾吾地说：“我嘛，当然是……希望……”

梁大魁伸出宽大的手掌“啪”地一下拍在他的肩膀上：“老金，别说了，我们都明白啦!”

这一下弄得金翰培笑也不是，恼也不是，显得非常尴尬。工人们虽然心头憋着气，但看到这样的情景，也忍不住“轰”地笑了出来。

一旁何顺为惦记着任务，忙出来解围说：“老金，我们到办公室里谈吧。老梁，你也一起来。”

“我这里安排好就来。”梁大魁回答。

金翰培正好下台，赶紧跟着何顺为走了。

望着他俩的背影，小凤跑到操纵台前，从盐汽水瓶里一把拔出腊梅就要往地上摔。梁大魁看见了连忙上前接住，又把它插回瓶里，感情深沉地说：“这花很好，它不是温室

里长的。”

人群渐渐地散了。梁大魁波妥了花瓶，回过头来提高嗓门喊道：“试制小组的同志们请留下来，我们马上开会总结。”

试制组的工人们在操纵台前围成一圈坐了下来。

小凤把活页文选发给大家。人们几乎都是默不作声地收了下来，有的立刻埋头看了起来。

门外北风正紧，风从芦席棚撑开的窗洞里灌进来，吹得梁上的横幅“啪啦啪啦”地直响。这时，人们才觉得有些冷了。

还是小凤心情开朗。她发完材料，就跑到梁大魁身旁坐下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师傅，你刚才那一记肩胛拍得真有水平。怎么给你想出来的？”

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梁大魁也笑了，说：“小姑娘别老三老四！”说实话，梁大魁刚才听到金翰培突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心头也不禁一楞。他细细地回想了一下，就是国外那些“名牌”生物制品冷冻机也没达到这样的指标，它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为什么早不提，晚不提，偏偏在验收的时候来这么一下……他认真地琢磨着金翰培的话，慢慢辨出了滋味：他是在刁难！梁大魁心头不由得气愤起来，觉得对这样的人应该猛击一掌。现在他见大家情绪活跃起来，就作了个简短的开场白：“大家先谈谈对今天验收的看法，有话不要闷在肚里。”

一个刚才敲大锣的小伙子先开了腔：“还有什么好谈！

这姓金的谁不知道，还不是有意刁难人！脸上笑嘻嘻，肚里藏诡计！”

一位老师傅点起烟卷，慢悠悠地说：“小虎，你倒具体说说，他肚里藏的是啥诡计？”

这一下把小虎问傻了眼：“诡计嘛……诡计就是有意刁难罗！耿师傅，你不要被他那套冠冕堂皇的话蒙蔽了，做他的代言人！”

“哈哈，你这家伙转移斗争大方向！”耿师傅还是慢悠悠地说，“是不是刁难还用你来说！可我问你，这金翰培跟我们红旗厂一无冤，二无仇，为什么他一定要刁难我们？”

这一问把大家的话闸子都打开了。有的说：“这家伙也真希奇，从头到脚跟我们作对。”有的说：“我看这也不能怪他。他只是局里的一个代表，上面还有人。”有的说：“这是世界观决定的，他从来就没有跟我们工人想到一起过。”有的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他或许也有他的道理，有意刁难恐怕也难说。”

小虎听听觉得有了点门道，就指着耿师傅说：“好啊，你借我的话头做文章，这是从哪学来的引导方法啊？”

耿师傅用眼睛瞅瞅梁大魁说：“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嘛！”

大家听着忍不住笑了，目光都集中到梁大魁的身上。小虎在旁边推推他说：“师傅，你刚才不是说都明白了吗？明白什么，跟大家谈谈呀！”梁大魁对她摇摇手说：“群言堂嘛，大家谈，大家谈……”可大家都静了下来，要听听组长的发言。梁大魁一见这情景，感到很遗憾。他真想多听听大家

的发言，一方面了解一下思想动态，另一方面可以汲取许多自己没有想到的东西。可局面既已形成，他也只得开口了：“老耿刚才问得好。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这个问题要从路线上去找答案。大家想想当初这任务是怎样被我们抢来的，今天的情况也就明白了。”

一提起抢任务，人们的心底里顿时腾起一股热浪
.....

那还是大热天的事。一天，公司生产组的老周陪着金翰培到红旗厂来“参观”。金翰培在车间里只兜了五分钟，显然是为了礼貌起见，他才走进厂办公室坐了一下。负责接待的是梁大魁和何顺为。老周帮着介绍了金翰培来参观的目的。原来我国要帮第三世界某个兄弟国家建造一个生物所，其中需要一台生物制品冷冻机。援外物资局就是委派金翰培来调查情况，联系生产任务的。梁大魁听了当即表示：“老金，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们吧！”金翰培当场客客气气地敷衍了几句就告辞了。可梁大魁却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到车间跟工人一起商量。大家听到是支援第三世界兄弟国家，又是填补我国医用器械空白项目，那劲头就甭提了。大家说：我们厂小，志气可不能小！既然援外物资局派代表找上门来联系，党这么信任我们，我们小厂一定要挑重担，而且动作要快，不然就被别人抢去了！经过支委会、党员会、全厂大会的层层讨论，决定立即成立试制组，向上级表决心，坚决完成任务。大家推选梁大魁当了试制组长。谁知当他们带着锣鼓家什、大红决心书赶到公司时，老周苦笑着对他们说，金翰培除了红旗厂外，又去参观了公司下属的其它

厂，最后说目前我国没有能力生产这台机器，只有从国外转口。大家听了这个消息都愣住了。梁大魁气愤地说：“这是什么话？这个结论他来问过我们工人没有？”小凤在一旁叫道：“我们去跟他辩论！”“对！”“走！”大家就立刻赶到金翰培那里。一推开门，梁大魁就迎上去说：“老金，你还认识我吗？”“很面熟，很面熟！”金翰培拍着脑门极力思索着。“我们是红旗烘箱厂的。”“噢，对，对！红旗烘箱厂，我是有那么点印象……”“老金，我们是来接任务的！”梁大魁说着将手一招，小凤“唰”地抖开了决心书，工人们都围了上来。金翰培见了这个场面，不以为然地问：“很抱歉，你们厂技术力量怎么样？有哪些设备？这些我都有点忘了。”小凤插上来说：“你大概连我们厂是个什么样子都忘了吧！我们是弄堂小厂，一个工程师都没有，只有几台老爷机床！”梁大魁说：“草窝里飞得出金凤凰。能不能造出冷冻机，不能先看条件，要先看志气！”金翰培笑笑说：“这当然。工人师傅的革命志气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不过造机器除了志气，还是要看客观条件。这样吧，你们的要求我带给领导去研究研究！”梁大魁严正地说：“你别来这一套。嘴里说得好听，心里早下了只能转口的结论。这是错误的！有没有条件造，我们工人最有发言权。要研究可以，你首先应该跟我们工人研究，不然，你就没完成党交给你的任务！”金翰培一时无言对答，恼羞成怒，说：“这是援外任务，关系到我国国际声誉，要接，也要叫你们第一把手来！”梁大魁指着周围的工人说：“我们都是第一把手！”金翰培一愣：“什么？”梁大魁豪迈地说：“工人是工厂的主人，我们都是生产上的第一把手！况且，我们